



皇明文衡卷之一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鄧李文會重校

代言

檄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枝

凡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情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並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覓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詔

封諸王詔

王禕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壹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樸為秦王第三子橐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橐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

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廢幾神人之際各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輟稿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耻於竝進其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真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

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烱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烱已逝今世子日熉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熉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徃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

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
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水為藩輔益勉令
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龍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
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
勿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
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受稽彝制載錫真
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
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
命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
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
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群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
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為避
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有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
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
里者聽其賀宗哲孫蕭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
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密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
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烿薨我國家賜以輿書而立日熒為王
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熒為盜所逼悉自剪

署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燹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竝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勲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其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

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邠樂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討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盡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歎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垂藉替祚胤彌昌可贈諡連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朕惟寶賈融保五郡而事漢武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且位其曩在北朝屬為近戚

任維城之重寄乃昨士以進陞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
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物惟爾灼知
曆數之在審公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壇不待興師
以及境知同為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
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
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
對揚益崇中蓋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
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
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曾襟韜畧之奇被
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

提壇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
平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置去述
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秦
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
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
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
大都府副使

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
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
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王夫人仍立廟

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幽靈歆
茲卹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
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 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
絕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 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
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 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
政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襲 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
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一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
奩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 力備禦誤中矢鏑竟墮其身於
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 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
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 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
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
起遂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
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
道將不可爲乃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
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
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宜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
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
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
令名庶圖報稱

楊暉除中書左丞誥

朕性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擘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卽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敝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基紀綱大振屢參省政勲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于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厥歷中外十有六年北歲汪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於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命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宣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臬臺

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
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叨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
度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誥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
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
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敷歷為久皆能展其所長爰
佐大農遂貳戶曹淮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
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
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魏觀除大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出群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
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
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
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
尚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
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女拜之事唐有塗
歸之儀朕藉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沿于昔而論
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闡偉之器自乃祖父
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閔
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踈戚酌于眾論
俾列邇聯頤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惶

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于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主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子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顯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踰禮法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于皓首蒼顏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爰爰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孳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

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宣令朱升准此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
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
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蚤歲有志事
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
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責朕非輕以畀人者
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
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
訓辭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叅政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况河東
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啻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
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尤命近臣
為叅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
叅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勲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
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
十五年踐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
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蕃宣之寄安邊靖國
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可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勲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
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

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
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獎命荐膺綽有休聲旣克副於望
實誕加峻秩宸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
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瓜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膺茲選實
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
屬褻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聲而克勤乃事勇冠一
軍愔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并擢彌切倚毗帶礪
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謚冊文

懿祖謚冊文代陶學士作

蘇伯衡

維統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
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其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
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
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
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
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
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

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
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
之積累嚴脩禩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及者於宗姻
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不顯前聞惟種德於
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
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禘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
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遣祭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宋濂

昔者聖帝名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
墓所在徃徃鞠為樞騎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
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
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
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禘

高麗為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
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
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
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
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徃脩祀事以答神休惟神
其鑒之

擬祭元幼主文

錢甦

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于元幼主之靈曰嗚呼天父地母而人生其間天地之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分焉自古華為天下主而四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而子弟順化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內為一家四海之外為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以此也歷代以來夷之識者莫不奉正朔求冊命於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宋中葉天地運否自徽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日以陵替於是幼主之先勃興朔漠萃六種類克取金源遂兼宋以馭中夏幾及百載斯民實蒙惠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可泯也由是脫其銜轡海內闔爭民墜塗炭天乃命朕起自布衣發亂及之正十餘年間群兒蕩滅遂移師北指幼主父子順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由此而論則朕之得善復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棄其朔漠所本無耳朕固無愧於幼主幼主亦將奚憾於朕哉朕方欲撫寧遠人以盡一視同仁之義孰謂幼主遽爾捐世聞之感悼不能自已因遣奠以希朕衷惟靈鑒之

皇明文衡卷之二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撰賦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凡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彈凡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

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
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
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玉母蟠桃核頗
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
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聞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
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煎卯之香慶諸福
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
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
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蘢
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

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輶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帳
乃濯翠瀣乃出挑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
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褰將懷核而種之
斲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
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被窺烏牖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疑藉五行之亭毒資
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
有聲知何年之中祈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盤菓運之龜藏
承玉露常滿之栴栴傾鏡首登兮尖岑豐下楸吐大切使長也
方墜星衆皴飛背文之籀一窪暈固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
高藏仁之跡猶在舍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
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貞鸞葵同歲真

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灑氣於蓬瀛嗟夫自昔僊靈惚恍難憑
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
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
才之蓋世甘昏弱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
峙僊掌高擎望颯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
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
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禱
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

天啓

皇明

其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
之卅顯忠言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濟兆
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
氣朔兮階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
徃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諄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
齡兮多惚恍嘒靈僊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
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
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
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
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
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
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

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少梅賦

胡翰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思乎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搖兮負姱節而不可拔恍頽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悄恍以搖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歛雲蒸而颺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關與喬如

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樞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嫵媚而凌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此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冲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筭籥兮矢蓬以為直憫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纒而弗睇吾將歛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

帝嗚呼勗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真兮尚識其似

弔秦不華元帥賦

劉基

世有作忠以致怨公曾不知其故然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

命之可憐上靡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
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
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繫乘黃服鼓車兮駮蹇驢以曳之
鬪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
之流言倒裳以為衣兮涅素以為玄前宕冥令指途兮驅駮
妻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繫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
逢時之不振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為而可
長兮忠何為而可九尸比干而獎惡來兮白日為之昧幽重
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摸揄升堂兮騶虞以為妖燼鳳凰而
斲麒麟兮縻梁肉以養泉吠狗遭烹兮捕獾蒙醢雄雞晨鳴
兮衆以為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
知兮喟皇天之不祥亂曰莽莽崇丘間無人兮天高聽遐疏
不得親兮松柏摧折荆棘長兮苦干菜蔬充佩纊兮浮雲如
蜺紛縱橫兮上下咀隔幽不能明兮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
邪矯枉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犬噬由理則然兮
麒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乎

伐寄生賦有序

劉基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駢植人專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
豢其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覩而悲之乃募趨
捷腰斧鑿升其顛剗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榦挺
立新莖擢如若蒼鳩睨身大姦去國斧鉞之將用大矣哉
作代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疣贅蛭蠚兮
枝牽蔓縈瘠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謂

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于凡筵實不
諧於五味來鳥鳥之唯聒集虫豸以刺蛇果被之而實萎并
蒙之而本悴壇杏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實無
庸而有害矧匪睫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求運斤生風以
翦以伐脫纏牽於喬竦落纖蕤之騷屑剗薜膚以除根敷去
毒而刮骨於是巨靈既夷新蕙載蕃迎春而碧葉垂瀟瀟秋
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蠱以生患也耶嗟夫
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三桓競爽
魯君如寄田氏厚施菲陳易位大賈入秦栢翳以亡國謀既
售斗化為黃蠶憑木以槁木效憑國以盜國鬼居百而人殞
泉寄巢而母衾堅冰戒平履霜羸豕防其躑躅諒前轍之昭
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也

葯房賦

王禕

滿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葯房友人王禕為之賦蓋美其
好尚之修潔又以寓言思慕之意云辭曰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寒好修以為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姤
節之孔彰委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
兮蘭為佩而蕙為纓褰薜荔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既所
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芬芳華兮又申之以葯
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葯而為之薦芳馨是菲菲兮絢繁
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為楹檠木蘭之差差
兮校文藻其紛披繚躡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
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敷百草為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
襲芸編以總總兮緝室桑之朱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

以自怡澹道遙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
睠茲葑以自況維葑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葑之
馨兮所以表姤節之不或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脩潔之不
忘苟所好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糝薰
猶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蒹葭蔓其盈室彼惡穢果何物
兮亦雜然而充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於芳其能祗何美人
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脩之
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
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願予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
守此敝屨兮蓬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冲
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香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白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

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反與予其目成欲相
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筮筮兮靈氛告予
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
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佇將何物以
結言兮恨眾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
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
成詞

南歸武

梁寅

感陽春之方殷兮發孤旅之遐思出都門以曠望兮具舟楫
而南歸迺迴瞻於

帝居兮薄中天之虹霓像紫宮以嶢嶢兮貫黃道以逶迤壯
麒麟之兀兀兮聳天祿之巍巍吾固樂金門之高步兮願參

白虎之群議顧年邁而力罷兮迺形瘵而心怠麋鹿藏於深
林兮鳳鸞集夫熙世審物情之既異兮君子盍量其才器虞
德隆兮三禮明漢業建兮朝儀興煌煌乎

大明之盛典兮爰稽式而告成延搢紳以博諏兮蒐巖穴而
旁徵慙齊竽之濫列兮愧趙鐸之希聲承 賜金之渥恩兮

荷 錫服之殊榮 詔許歸而佚老兮循初服以紆情朝發
權於龍灣兮夕余憇夫采石歷曲洲之坡陀兮臨廣隰之洳

澤兩浪浪而驟響兮雲黯黯而凝色神魚驤其頽首兮旋鴻
馳其迅翼嗟吾行之猶滯兮望匡廬而不迫昔余之棲壑兮

固安夫寥閒也犯波濤以往還兮今何為而役役也呂望之
漁釣兮樹與王之績也審臧之飯牛兮竟以相國也吾誠不

及古之人兮寧守夫窮獨之節也金以利而為劔兮木以直
而為楹在治忌夫踴躍兮在山焉能以自呈賢願進而效用

兮愚思退而全名或違道以干譽兮寧身困而心亨謂斯言
之匪忱兮指江水以為正亂曰楚山礲礲雲溶溶兮返吾故

廬不悲不逢兮羞彼齷齪釋仲仲兮涵泳
聖澤希淳風兮懷空谷之賢兮賦白駒而從之

底柱賦

唐肅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洶洛汭而復北折焉
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遏至是而齟齬
之乃分為四流貫于三門之下然後力殺而行緩故酈氏
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䟽鑿也昔蘇子瞻賦濫潁堆
以為蜀江會百水而至于夔瀾漫漶瀚橫放大野而峽之

小大曾不其什一苟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予謂
底柱之功亦有類於濫瀕者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阨兮
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歷華陰而徑趨兮乃折流而東下
執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銳鏖戰於平野何底柱
之崔巍萃律兮獨儼立乎中流儼一夫之當關兮強兵悍卒
睥睨退縮不敢運其戈矛惟密伯子之敷土兮道逢涇洞而平
之鑿茲山以䟽洩兮剖三門之嶽巖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
不騁兮分流析派間度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遂東極
于大邳苟非是以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滌威予嘗駕
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過黃老之神祠兮
溯蝦石之決瀆睇連天之脩楹兮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汨汨
會其下兮顯神功於俯仰使昔懷襄之莫救兮匯四海爲一
區上巢下窟之赤子兮始皆戢以爲魚覽斯險而嘯嘆兮雖
天造而地設徵玄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天萬世之烈彼蜀江
之濫瀕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僖叟兮信物理安危之
所從噫吁嚱世道降兮風移而俗媮頽波汗漫兮忌剛而茹
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愁豈无吾人之底柱兮障百川之橫
流

大韶賦并序

目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
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
堯非不繼譽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
法成乎堯也在譽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

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爲難
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爲舜之樂无疑
季札觀樂見舞節韶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无不覆幬
如地之无不持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
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之感召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者
來格鳥獸踴躍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
樂召和於下何以臻皆哉故述而爲賦不徒極其聲音之
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異公子比走齊魯之疆觀于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
至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无也生於震澤三柳
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

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會東南之天府而天
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澹泊而說鏗
鏘乎必將挾陳娥楚趙女壓鸚絃考鼉鼓若是以爲樂乎公
子憊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
所以分列表也固不足言矣若此者又夷狄之樂无異紉之靡
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
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
孫无所法焉曰漢祖蹴龍飛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造
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
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
武之濟河而西也焉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鼓以戒衆又然後

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比
 出再成滅商三成自此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
 居國召六成復始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鳥揚若是何
 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
 其惟舜之大韶平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嶧陽
 之桐可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泗濱之石可
 以磬而為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鏞焉八音既具而大
 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簴焉小體騫腹聲
 清而遠聞者以之為磬簋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
 上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婁切而不流泛監而可會當
 夫 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
 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或曼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
 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令心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兮四
 時之終始一散一潤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
 春皞皞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澤朱宮而有洛俯而聆
 之純如辛甘之相濟噉如有倫而莫敘詘如斷玉之復續繹
 如驪珠之碎落飛流合而禹聲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
 九困之老龍吟九臯之玄鶴既公妙而悠揚亦和平而澹泊
 無急微 以感其憂無暉諧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
 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獸何為而舞於土階鳳何為
 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望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
 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懸蒼梧而上九儀阿母
 之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悵遺聲之寂寂叫有虞兮遠
 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

播於蠻夷也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
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寔昭其文治也公
子以爲何如公子迺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氣
開洪流橫民乃災五行汨帝爲哀禹治之啓始孩决九川平
九垓百穀生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流殺兮民災旣除山
有鳥獸兮川有魚愛可食兮可居胥樂且歌兮毋忘厥初其
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是依出師
于南奮我帝威我師旣還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與刑
兮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爲四海寧其五正德之
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瞢瞢胡乃自賊五教不行禽
獸夷狄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旣平兮別
九州下爲隰兮高爲丘徒則軒兮涉則舟以羨濟之兮百貨
流財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遭墊
溺寒我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遠兮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
堯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雨時蕭韶
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覆莫別孰蒸養是
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埏如道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
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歌
曰雅南已亡兮流盪曷正感栗雷怒兮空桑無聲綠綺不陳
兮薦檀槽與箏華妖倡爲妍兮嘯鸞鶴而啼燕鶯孰究夫大
韶之盡善盡美兮寔堯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
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
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卜九惟易以十筮存詩以絃歌存春
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
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即蔡邕與梁溪楊
賜馬日磾張馴韓詵覃鳳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
書冊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學門外時四方暮者日以千
計然未知道之所有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
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于石嗚呼漢唐石經已
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
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賦曰

繫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鳳瘖
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奚恤兮

閱萬世其杲杲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堯王之
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悲祖龍之鮑腥兮阮亦溼而無烟易
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肄於筦絃春秋闕而不出兮禮樂佚而
不全科斗蝨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羸遂賈而劉玉兮家
六合而寧謚乃偃革而爲軒兮掇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灑
武兮炳大明之當中黜百家之肴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
斗而爲隸兮復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
而充棟時旣降而道晦兮經尋滅而莫收割申勸之或舛兮
衆咸失於校讐篤喜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宇正俗儒之
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堅珉魏
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鏡畫之屈強兮妙骨氣之
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枿非醉草之歌斜兮非

劍舞之軍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祭列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大
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鸞鳥攫以乍飛兮群鸞遊而戲海彼鶴
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
蛇勢或將於墜石兮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
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谷剝
兮鄙察書之士瘞觀可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
之禫放兮求厥中於其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逮胡
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一出
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
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敢正夷夏之內外兮亦綱常之攸立夫
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賣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
傾國奄豎黨以盤踞兮又孰恤乎社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
庶化而爲豺經雖鑿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漢有唐之文
宗兮乃繼漢而有作龔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
首其幾何兮卷風摧而兩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
漠吾恐爲江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苦愛雲與松
風兮託良岳而効竒文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峻嶒之禹碑評
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刻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
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廣寒宮賦

汪仲魯

按唐逸史異聞錄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多不同然皆
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
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
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歟世言嫦娥在

之者豈亦以陰柔爲隄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母之
義也歟故託爲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團團而必融兮心
熒而內安念茲宮獨弘敞兮匪刻補與丹楹瓦青雲而上覆
兮棟虹蜺而中橫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井木東植兮充金
鏤薨爛登奎以交映兮垣墉周乎列星豈工師之巧思兮惟
太一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穹窿照耀無方兮高明有容
規天以爲度兮環海以爲疆朔素魄之輝輝兮播下上而流
光若獨處此中宮兮感四時之代序含柔姿蘊靈德兮朝晦
藏而宵睹胸臆警而肱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驚葵藿之潛
發兮向清颺以延佇露方漑漑星白兮霜文凄其盈宇聆圓
靈既靈凝兮顧烝祇復冰積甚冷光以無眠兮含翠輝而欲
滴向默默而靡言兮悼群類之生生粵陽明之和煦兮匪陰
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貞豈宮居而孤歎
兮不貌飾而情更愷長位茲北坎兮配離麗之明明彼兎蟾
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臼之玄霜兮孰謂長生而不
死也羿妃竊藥上逃兮既怪謬而匪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詎
惟欺夫童真倘極一理於天人兮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
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
歟靈伊何匹妃惟貞兮父乾母坤柔順以承兮位坎處中厥
宮實名兮內守不渝蘊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耀斯宏兮嚴
凜姿容夜煜秋凝兮倚歟廣寒懸象著明兮

弔虞城賦

王翰

春秋哀公二年書虜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

以貪賄為首惡亡德不與滅也自有宇宙來瀆貨而無厭
背親而棄義挾勢以凌人者無不取其滅亡者也予與教
平陸親履故墟徬徨而不能去悼荀息之詐護傷官之奇
之忠諫百里奚之明見也賦以弔之辭曰

繫虞郭肇封兮實皇姬之同宗桓莊之懿親兮匪執道之不
恭彼詭諸之贊蠶食兮魏耿霍以從庸實以啗虞兮其祖尤羞
也舉下陽之有言兮南鄙之仇也襲虞而劫君兮盜賊之尤
也虞公而棄民兮惟鬼神之是託冒賄以迷惑兮曾不恤而
顧嗷社忠諫而不省兮且媚強以擠弱奉玉馬而伴獻兮未
聞勝秦而錯愕井伯仇而嘿嘿兮惛夢之靡非也官之奇歛實
兮知國之不可倚也五殺先事而遠逝兮禍不可得而止也
其貨而樂亡兮寧死而不知興強而滅人兮適足以自夷玄
聖誅往兮為來者監茲亂曰流潦淫兮舊道以深隍平兮故
城壞索顛軫而不知其處兮悵郭門之安在烏獸悲兮斜日
墜穢草滿兮溝塗橫潰悼古以摠辭兮甲西風於一酌

閒田賦

條山之陽黃河之傍灌莽極目獸駭鳥翔眈眈縱橫以遠際
溝塗陂陁以衍長經界宛其未改廬井已不可得而詳問乎
高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未決質成於文
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邦公劉之啓上古公
著撫民之庸王李號勤王之祀至翼翼之文王得奔奏御侮
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
之鄙陋議圖讖以厚誣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為周始稱王而
受符以區區之陋邦覩至德於須臾來四十國之臣妾如父

召而子俞文王之受命固定于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
盛德之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教視其命
之去就在人心之惡好苟處時而得中何必冊書朱雀而為
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反傷衰
世之末造誦綿詩而求嘆為執筆以三斗

離譜賦有序

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離憂賦為其友辨謗累數百言既恐
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真盛德哉今之
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之辨古今相志
豈遠邪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之

離譜毀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歛行為淫僻兮余憤慨
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穆員冠而履方被趙震以為衣兮

攬秀覽以為裳接古人之高駕兮將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
猶未遙兮遽捐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逢尤
肆腥膻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蘅與江離相梧桐之擬特兮
鳳凰翽而來止既鄙薄又不縈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亡之
嫉妬兮羞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異
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讚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沈兮何貪
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其允臧告貫參且
殺人兮毋猶仲傷而惶惶傷白黑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
且怵怵以亘暮兮夕營營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
曷究結而煩情上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槩發辭
其不衷兮揆於余又何有愆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
旃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杪忽兮

猶覺

閱志賦

黃淮

閱予生之多故兮，羗不知其所從肆。遐搜而隱索兮，究微末之始終。繫髻年之向茂兮，卽有志於聞道。呻佔畢而事鉛槧兮，夫既從吾之所好。奮侯頻而躋壁雍兮，謂青雲平步而可登。探蟾窟以擢桂兮，翼黃鵠而驟鷗鵬。琅璫珞下天衢兮，與

夔龍而接武。集鳳池而上玉堂兮，曾蒙職之莫補。仰繼明之垂照兮，荷眷遇於日隆。賚予紛其駢蕃兮，寔千載之奇逢。誓輸忱而瀝膽兮，覬圖報於涓滴。差夙志之未酬兮，遽速學而罹辟。懷兢惕而內省兮，豈特操之靡常也。何弗良于行兮，致顛躓之我戕也。駕指南而之河朔兮，遐不虞其所屆。結蘭茝以泛溟渤兮，亦周知其攸齊。聞德音之煥頌兮，咸

鼓舞而興歌。既涸魴之枯竭兮，猶朱沐乎

恩波。意休復之有方兮，契我龜而焦之招巫。咸使考十兮，或開予而導之。調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衡慮兮，庸玉汝於有成。亮食兆之告吉兮，亦昭昭其孔彰也。時賢哲之遺訓兮，將何脩而允臧也。重曰：孰始而張繫，帶力兮孰後而過自貽戚兮。處困而亨，致命以爲則兮。噫嘻，小子其無斃兮。

述夢賦

胡儼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背天宇廓其洞虛兮，際空明於沈寥。綉窈朱綴紛玲瓏兮，風肅肅而下飄。覩真人於玉臺兮，粲彩鳳而逍遙。披太霞而進謁兮，感然閱余之眷。曉啓靈文而欲授兮，顧塵昏之未銷。既食余以麟脯兮，又飲之以醇

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汎其雲璈邀王喬而宿之兮吹參
差於鳳匏何處予之綽約兮媿脩眉而蛾翠翹肅歛容而不
敢訊兮歛凌風而高超余倘悅莫知所之兮王子導余以遊
邀絳光景以凌厲兮薄星辰而上朝撫扶桑之東枝兮壁若
木之高標駭神鼈之負輿兮人吳出而舞潮方遊鷗之擊水
兮儵鵬翼而扶搖振余袂於千仞兮晞余髮乎陽喬并崑崙
而食玉英兮泚瑤水之蕩滴金堂閒其無人兮悲蟠桃之不
實駕青虬而高馳兮過方諸而一息珠宮貝闕差我兮蔭玉
樹而蕭瑟接飛僊之冉冉兮既弱流之無極盧生去而不返
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父之不知止兮哀愚公之又感召茶
蠹於杜索兮截雄虺之九首擲封狐於萬里兮願躡躡乎何
有命庚辰於淮溪兮柰支祁於龜山揆偷殖于青丘兮構榭
逐乎荆蠻射虎深歲而遁跡兮蛟螭匿窟乎重淵檻余轡以
檀徊兮飄然遊乎瑤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觀均天之萬舞
幸余逢此休嘉兮內欣欣而和煦老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
而曾舉山窅窅而雲冥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術
兮喜芳菲其襲予悅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
寥廓兮玩孤芳而容與

北京賦

李時勉

皇明之受天命也我

太祖皇帝首伐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
竊拯民涂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寔雄朔方倣成
周之十洛欲竝建而未遑逮我

聖上繼明重光擇乾御極一導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
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導

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兆經營之伊
始徧夷夏其權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
背豐險方重關面平原方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鑿閭而奕
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
堯階之以為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
鍾于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則地靈龜筮兆吉天
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庚子
來方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乃懸水樹泉識景表營方位既
正高下既平群力畢舉百功並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
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甍
邃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
弱枝居重以御輕展

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苦乃四郊砥平皇道
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
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馳平疇沃野之綿延澹淤恒衛經
其野濡磁涑桑隴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阨以大茂井
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
極于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莫與得而計
焉其址則豐嶂巖危層巖鬱鬱長城轟乎雲表百泉湧乎山
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
龍飛寔磅礴而鬱積卑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六合之阻據野
孤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

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涇糧裘之類犬
羊之群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
肥洳灤涑灌澤繁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厓玉田白
壁神仙瑤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賜谷
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緩懷環以大海衆水
所歸洪濤巨浪洶湧鬼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纒高舂船
帆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
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峒峩金臺崑崙紫
氣丹青景雲曠日靈囿倏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
間出入隱見而恍惚瞻

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駭綠鳥駕鶴之髮髯其西則崇山鬱翠
高絕秦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
虹青烟浮黛上嶽莫兮倚空下播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酒
湯湯西湖泱泱鹽漚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灑漾汪洋一
瀉千里會流 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綠
丘彌谷澤渚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
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颺颺籍籍不可得而盡
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導國風稽
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輶輶芳郊
而雲會非所以威戎誇狄娛樂騁意美將取不妊而除苗害
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
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
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殄夷禽獸割鮮野食
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

合官之宜式遵乎

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
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做象
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
矗乎昊蒼飛閣岫以奠乎四表瓊樓嵬以立于兩旁廟社竝
列左右想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
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驤闔闔其蕩
蕩儼帝居于將將玉戶粲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
煌寶珠焜耀於天闕金龍天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窓玲瓏
建瓴聯絡複道迴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
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

先之殿仁壽之宮聖清坤寧妙麗穹窿掖庭椒房闔闔通

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
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舍而竝置列
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
戚之邸第辟離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
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基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岩廊之上則
有臯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義農
之際罄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之盡
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
作妻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勩人和旣極休徵滋至慶雲
瑞靄之覆于闕庭素鳥玄兔之獻于丹陛醴泉屢出甘露
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
以見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於天地
肆紹美於祖宗清心疑慮齋沐肅雍染盛既潔牲牲牲既豐芬
郁郁以旁達靈續續其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

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衮冕御

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
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麥絢
燦而駭矚率蹈舞於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景
鑠鏗鯨鐘奏雅樂 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
兮芳馨壘璫彝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
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藹歡聲於寥廓
斯可以媿大古之無為慶華在且而蹈粟陸顧

聖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
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
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耻厚饗薄來
以馭夷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勸四方萬國無一民之
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
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

紹 鳩業繼

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
世固可必

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

帝都之盛際揚 國美於萬禩復為之歌曰煌煌

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

穹隆造天兮惟

帝之宮廓氛侵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頌

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方竹軒賦

金寔

秋孟之夕覺非道人寓宿於主人之軒見植竹焉外方中堅峭然觚稜扣之如石有聲經經予怪其不類衆竹戲若有評后皇植物各畀以形洪纖肥瘠其名毫忽無僭若冶剖型爾竹之產爲類實繁寄哀蕭相託興淇園悻揚之材聲叶鳴鳳箇籥之堅荆楊効貢黃岡如椽用代陶心簞篠叢生束之盈把由衙雞脰般腸射同蘇麻篔簹篔簹鍾龍體柔爲節節促爲籟刀圭爲篋依木爲弓毳毛爲狗扶老爲筇名雖萬變莫不示圓於外而抱虛於中故能文理績密而節槩疏通

迎刃而解落籜以從桃笙遠管織翠生風纜維砥柱力結纒纒竿旄子子旌旗蔽空彤管煒燁橫出詞鋒蕭韶九奏至和攸同他如噐使惟適所逢皆所以彌成人用而翼替天工者也爾之爲質外方內塞肌不柔順性復挺特隱括莫施何堪組織豈非才不適用而名浮其實乎言旣而去逡巡就睡夢一玄叟頽然而長雙眉入髻鬣衣無裳頭角峭厲根立木僵歷階而進出聲琅琅凡今之人喜圓惡方頃聞誚譏顧不敢當予非舍圓而不居蓋亦天賦之有常矧夫方圓不侔自昔爲訥豨膏棘軸不能獨運鑿枘異投終底于各黯直見疏弘詐乃近正論天人江都遠擯恢諧詭竒金馬日進固知齷齪以遂私不若執方而自信也且物生而才罕卽安處雕礪斷削自致困苦樗櫟臃腫斧斤莫尋桐杉楮野枳棘成林天嗇

我才實非我仇以才莫全我獲實優方將勵吾之方堅吾之
塞保天之全資地之力長我兒孫同居壽域邀涼月於江上
疏冷風於座席有愛我者過從成癖敲門竟造不辨主客扎
瘡奚生逍遙甚適彼以才而効用於世者自視於予未知孰
得而孰失也予驚而寤萬籟俱寂明月入戶涼在巾烏惟見
此君挺然于庭粉垣鑄影一塵不驚脩柯滴露鏘然成聲子
乃爽然如矢惕然而惺乃歌曰圓以智行兮方以義守智或
有窮兮義則可久以虛而通兮以實而塞通或潰決兮惟塞
乃格才應時用兮拙為世福用則精弊兮捐則神全竹兮竹
兮子將謂汝為方兮而不識汝之大圓

赤石潭賦

周叙

正統九年甲子之秋七月既望予以使命便道還京宿

故友餞送于赤石潭宦游萍梗出處難謀慨然有懷遂作
斯賦其辭曰

公文江之橫浦至赤石之澄潭水萬頃以凝碧山四合而染
藍信乎其乾坤所融峙而仁智所樂耽也觀其崖石磊砢岬
谷豁舒爛如原火燁若朝霞入玄淵而莫測滄波其無涯
當夫春江方張駭浪驚濤洶湧激撞金山鐵壁不足以侔其
壯洎其秋潦已涸天容月色空曠虛明永舒鏡展不足以擬
其清則斯潭之所以得名為可徵矣若乃睡乎其北則三凹
屏列諸峰郵屯大宛旋凱而龍馬交驟昆陽戰敗而虎兕群
奔壑乎其西則近接鷹湖遙連錦峰白沙翠竹之掩映煙村
雲樹之鬱葱慨鄉衮勝遊之舊躅念先親遺直之英風至於
東則澧溪金港之交流釣臺鰲山之錯峙能不感夫金宋構

兵炎鼎遷播而鳳艦龍舟亦嘗至於此乎南則虹橋綠野佛
刹仙臺藹林泉之幽翳從其劍石之崔嵬騷人墨客固多留戀
真僊杳冥寧復有浮空而往來者乎蓋其為地也豁故能合
數百里之大觀其為景也奇得不起千萬年之遐想此古今
過從者之同賞也而余猶獨有所悵惘昔余之少而處也從
宗族父兄省丘隴於茲潭之山陰負春露之藻蘋無秋風之
宰樹殆德澤綿而嗣守固也願瞻潭濱之他隴樵兒牧豎躑
躑於孟嘗之墓豈非富貴而改其素乎逮余之長而仕也幾
舟楫往還於斯潭之水許把離觴之汲汲趨王事之皇皇中
抱丹而鬢毛蒼矣反羨其旁居人釣叟熙皞於無懷之鄉又
何身世之忘豈非貧賤而任其常者乎烏兔跳丸彭殤一軌
歎榮瘁之浮漚悲老壯之逝水擊流光而歌之曰潭之波兮
悠悠去故鄉兮邨可留潭之石兮峨峨惟令名兮不可磨備
水際兮馮夷仰天畔兮嫦娥倡莫余和兮奈術何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丞濂洪源于西極兮注天
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溝之晶明過積石而左轉
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
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
沉之濯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妙氏所經營登崑
崙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騁兮遂周游其曲
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湜湜卷滄滌而徐趨兮勢云
云而自得觸險石以闔暴兮詫雷轟而擊擊天宇擴其沆漭
兮渺上下之玄黃霧雨霽霽而滄集兮混濛古之洪荒微風

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頽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
 涎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惚顛倒夫舟航靈曜升而
 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聖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
 芒若乃震乘符以行兮百谷滂滂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
 氣兮增滉漾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香莫測其所極祝
 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霧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
 奔而來會禾輪困而漂拔兮蔽雲白日而淘汰狂瀾洶而鬻岸
 兮塊土馬塞夫衝濇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
 渚緬邈而石出兮始殺流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頽頽乘
 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
 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羗險夷而明悔兮變朝暮與四時
 颼風起而衝木兮攀怪駭其難推覩圓方之一氣兮恒來生
 而密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
 與中古以為期啓龍圖而翫六一兮誤主宰之所為惜余心
 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度晝夜之靡盬

臣等謹將

